

胡杨

王 族

伫立在沙漠中

在干旱的戈壁或者沙漠中，如果出现伫立的植物，一定会让人欣喜，忍不住走过去仔细观看一番。那样的植物往往是胡杨，不论远近，胡杨看上去都像一只手，似乎上抓天空、阳光和空气，下抓土地、风和飞落的鸟儿。它们的枝条像指缝，风或从中迅疾穿过，或猛烈吹刮出声响。风因此成为胡杨的陪伴，但胡杨有时候为风而动，譬如枝条摆动，叶片飘零，有时候哪怕被狂风撕扯得粗粝斑驳，也一动不动经历着生与死的无声更迭。

与其他植物相比，胡杨是最耐旱和耐涝的树种，它们扎根于缺水的地方，不论高矮粗细，都在春天长出绿色叶子，在秋天又悄无声息地凋零。入冬后的寒风大雪疯狂肆虐，胡杨似乎被挟裹着倒了下去，但是当寒风大雪过后，就看见一棵棵胡杨还站立在原来的地方。生长于苦寒之地的植物，其生命状态往往非凡奇异，胡杨也概莫能外，它们的的外观看上去斑驳粗犷，但木质却纤细柔软；树叶虽然缺少光泽，却有好闻的清香。熟悉胡杨的人走到胡杨树下，会伸出手抚摸一下树叶，还会拽一片叶子到鼻子跟前闻一闻，神情颇为愉悦。

10余年前，在新疆沙雅县见到一位老人坐在一棵胡杨树下，让一群孩子数他的胡子，谁能数清就给谁一串葡萄。当然没有一个孩子能数清他的胡子，但他给了每个孩子一串葡萄，抚着长长的胡须笑得幸福。离那老人不远，有一棵200余年的胡杨树，当地人称其为树王。它的树干通直，高度有近20米。最奇特的是树叶，因为那一带极为干旱，周围的小胡杨树只长着狭小的叶片，但那棵树王枝条上的叶片，却长得圆润翠绿。当地人说，胡杨的根能延伸数十米，而且有极强的忍耐力，能从根部萌生幼苗，所以树王附近的小胡杨树，都是树王的子女。听他那么一说，便觉得干旱的荒漠环境，其实是胡杨最好的生存之地，就连有裂口的树皮，都是难得一见的生命景象。也就是在那次，听人们说胡杨极能抗热、抗干旱、抗盐碱、抗风沙。当时想，当风沙呼啸而来时，胡杨伫立仁立的姿势，不就是一种抗争，一种无声的呐喊。

在新疆见到的最为壮观的胡杨，是在塔里木河边。那天，我们的车出库车向草湖方向行驶，走不多远，便看见成片的胡杨在前面林立，像是欢迎的队伍一般在等候着我们。胡杨，这西部大地上的雄性之树，往戈壁或沙漠中一站，不管扎根之处的沙石被大风吹走了多少，甚至连根也已裸露出来，还掉了皮，断了支系，但仔细一看，还稳稳地立着。

不远处是塔里木河，我以为耐旱的胡杨与河流没有关系，不料朋友说，怎么能没有关系呢？沙漠中的河流流淌向哪里，胡杨就跟随河流长到哪里。沙漠中的



河流不像常见的河流那样固守一个河道，它们的河道变化非常频繁。所以，沙漠中的胡杨，基本上都与河流保持同一方向。胡杨靠根系吸收水分，只要地下水位在4米左右，便可从容存活；如果地下水位跌到6米以下，胡杨就会萎靡不振，甚至死亡。说话间，听到一阵流水的声音，空气中也传来一股湿意。我们的车子到了塔里木河边，没看见河水，倒先看见河边有大片胡杨林，林边的河流就是塔里木河。那是一个胡杨王国，每一个臣民都安宁平和地生存在自己的国家里，四周一片安宁。

当晚宿于河边的乡政府，第二天早晨，我刚走到胡杨林边，便发现胡杨在一夜之间绿了。平时，胡杨的树身和枝干都是斑驳的，看上去像是快要枯死，但是在春天，胡杨犹如得到了宽容，于是发芽生绿，又焕发了一次生命。那天，我发现胡杨在初春迅速换发的绿中，显示出了种撼人的生机——粗大的绿色叶茎和斑驳的树身形成强烈的对比，像是一位画家画到这里突发灵感，在树身上涂了几块绿色。或者说，这几块绿色就是胡杨轻盈的思绪。春天使人亢奋，而胡杨却一直在春天勃发生命。

这时候，胡杨林里传来了歌声。胡杨林太密，看不见唱歌者的身影，只能听见歌声：“花朵的脸庞给太阳，姑娘的脸庞给小伙”。我正陶醉于这美妙的歌声，便看见一棵胡杨的树枝突然倒向一边，一个人一扭便跨了出来。他肩扛一把坎土曼，身着袷袂，像一只慢慢走动的黑羊。他对马路上的我们视而不见，唱着歌边上一个沙梁，身子一晃便不见了。等我们走到那个沙梁前面，看见他正背靠一棵胡杨，低着头在抽莫合烟。抽完烟，他便在胡杨树下又开始唱歌。胡杨正绿，一个老人随心所欲地唱着歌，这是沙漠里难得的恬静的一幕。那个早晨，我无比激动。我看见人和胡杨犹如太阳，自己把自己照亮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我至今仍记着那个唱歌的老人。我一直觉得，那个老人就是一棵胡杨；他的歌声，就是胡杨的声音。

三个“三千年”

任何一棵树都像母亲，因为它们经历了一切。新疆少树，因此树便显得珍贵。一棵树在干旱之地能够活下来不易，一场场大

风把它根部的沙子刮走，但它却裸露着根活了下来。因此，人们便觉得这样的树身上有顽强的精神，并对它发出赞颂。

因为胡杨多年来一直被人们赞颂，所以胡杨在人们的认知中始终保持着一致的形象，人们对胡杨的生命给予充分的肯定，“胡杨”二字因此变得像符号，代表着刚毅、执著、顽强等。胡杨本来就是普通的树，而且像所有树一样，并不具备精神和意志的外在行为，但人们给予了它们精神，所以它们便变成了人们赞颂的一种树。于是乎，人们对胡杨发出“生三千年不死，死三千年不倒，倒三千年不朽”的赞颂，不少人被感动，三个三千年，不死、不倒、不朽，高唱了一曲胡杨的千年悲歌。

在天山的很多地方，有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，山坡的阳面不见一丁点儿绿意，而阴面却长着郁郁葱葱的树。于是人们又发出赞颂，天山上的树喜欢选择绝地而生，富有挑战精神，总是能够在阴面生长。更多的人听到这样的赞颂后，应和着把这种赞颂传播开去。牧民们在山里生活了很多年，对于很多事情都烂熟于心，所以很快就给出了答案——阳面容易被风吹到，树的种子一落到这里就被风吹走了，所以不长树。我问他们，难道一个种子不留不下吗？牧民们回答，留倒是可以留下，但还是因为风大，刚发芽不久就被风吹走了根部的土，最后又被连根拔去，死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为树苗惋惜的同时，也为山坡上的这些充足的、派不上用场的阳光惋惜。

另外一个答案是，阴面冬天积雪多，即使到了酷暑也有冰雪，冰雪多，雪水自然就多，所以阴面的土地被滋润得好，就长出了树。再说，松树是一种不分阴阳之地都可以生长的树，所以在没有阳光的阴面长得郁郁葱葱。牧民给出的答案依据的是科学，但他们却讲得轻松自然，就像在讲一只羊的事。

后来与人们说起胡杨，他们说人从来看不到胡杨的生，也从来看不到胡杨的死。细问之下才知道，胡杨的根须在土层延伸时，除了会生出小胡杨树苗外，还会给骆驼刺、芨芨草、梭梭柴、红柳等提供水分。所以说，胡杨要活，周围便活一大片；胡杨要死，周围亦死一大片。这些人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，看到的和听到的，一定比外人要多得

多，他们会用朴素的话语讲出至深的道理。

他们赶着羊群去胡杨林里放牧，走远后便被胡杨淹没。而有关胡杨的话题，一定会被他们讲出新的内容。

胡杨树的传奇

我们的车子缓缓开进了胡杨林。塔里木河绕着这片胡杨林而过，悄悄流淌向下游。一条河和胡杨，像是听从一个命令，一起向沙漠深处延伸而去。塔里木河是一片葱绿，将人的目光吸引了过去。说具体一点，凡是有水的地方，便有大片的胡杨；水一直向下游流去，胡杨也跟着向前。

进了胡杨林，脚下的沙子变得松软起来，仔细一看便发现了奥秘——这块土地在生长了胡杨的同时，也得到了胡杨的保护。浓密的胡杨像一张大网，将脚下的土地裹住。所以，在胡杨林里，你很少看见起伏的沙丘和坎坷不平的沙坎。

胡杨一棵一棵在这里伫立。从外表上看，它们都很刚强，似是坚持着什么。它们到底在坚持着什么？这块土地，似乎要让生长在这上面的生命都挺立起坚强的身軀，不为迎接什么，只要挺立起来就完成了任务。这种使自己的躯軀成为一种象征的姿态，就是人们常说的“精神”吧。

走到几棵胡杨树跟前细看，发现有3棵不同年龄的胡杨，它们的叶子犹如将不同的生命展现在你面前。第一棵胡杨不超过10岁，叶子狭长，酷似柳叶。第二棵在10岁以上，树冠上生出许多卵形叶子，像是生命内部的某种激素鼓胀，要撑破似的。由此断定，一棵胡杨生长10年以后，才算刚刚强起来了。第三棵大概在30年以上，树皮已经裂开，树冠上长着稀疏的椭圆形树叶，新抽出的幼枝上，叶子稀少。看着这3棵胡杨树，觉得它们分别是一棵树的少年、青年和中年时期。不远处有一棵已经掉光了叶子，枝条也已断掉，只留下树身的胡杨，大概是胡杨的老年时期。

胡杨流出的水，可直接饮之。有一种胡杨树极富水分，但却不易辨识，往往数百棵中才有一棵。熟知此类胡杨的人说，那样的一棵胡杨就是一摊水，在树身上凿一个窟窿就能流出水，不但能喝，而且还能治病。有一年，一家电视台在阿克苏的一户人家拍专题片，对着他家门口的一棵大胡杨树拍来拍去，觉得拍不出什么意思。后来那户人家的小儿子指着那棵大胡杨树说，喝胡杨的水，好看得很。原来那棵大胡杨树的根部有一小眼，平时用木头塞子塞着，要喝胡杨的水时取下塞子，从那小眼中便可流出胡杨汁液，用瓶子或碗接上便能喝了。那天拍得很顺利，亦很意外地拍出了一棵胡杨树的传奇。



老人家握手的照片我将永远珍藏在镜框里、珍藏在内心里。

2010年4月，萨马兰奇先生在巴塞罗那与世长辞，西班牙政府为萨马兰奇先生举行了隆重的国葬，悼念这位西班牙伟人。我没有拿到教堂采访的许可证，但在教堂外面目送了老人家灵柩进入教堂的全过程，也算作为旅居巴塞罗那的华人给萨马兰奇先生送了最后一程。

今年是中西建交50周年，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活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，相信萨马兰奇先生得知这些一定会含笑九泉。

寻访兴泰德

尹学芸

我生活的这一方区域，地处天津蓟州区大洼的边沿上。小时候，听到过许多有关红高粱的传说。作为高秆植物，红高粱耐涝，这是洼区人民钟爱它的理由。只要洪水不没脖子，它就有生还的可能。而不像其他作物，洪水漫过，一片狼藉。我的爷爷有一把小锡酒壶，摔得坑坑洼洼，但不影响它能装满酒，温在搪瓷缸里。时令是冬天，外面飘着雪花。水蒸气氤氲着飘出，给冰窟似的房间带来些许暖意。爷爷捏着酒壶的细脖子，酒像溪水一样流到白瓷盅里。爷爷仰面喝一口，就这一口，能感觉他通体舒泰，幸福能从心底漾出来。下酒菜是切细些的咸菜丝，上面滴几滴芝麻油。这几滴芝麻油是灵魂，让蓝花浅碟子里飘了一层油花。哥哥从大碗里夹了筷子粗的咸菜去那里蘸，放到嘴里时高兴地说：“真香！”

酒是从小卖部买来的散装酒，最早是5角钱1斤，等我打酒时，已经涨到了一块一。我记得最清楚的事情，就是拿着半瓶子酒走在黄土路上的情景，小手能把瓶子握出温度，唯恐失手。爷爷说，酒是产自镇上的兴泰德，许有泰是个本事人，这酒就是他发明的。从孩童到少年，我以为天底下就只有一个酒作坊叫兴泰德，是许有泰发明的。这想法根深蒂固。有一年因故走陕西，同行专门喝乡下的土酒，说那才是原生态的味道。我想起爷爷的锡酒壶，大洼里生机勃勃的红高粱，还有兴泰德和许有泰，以及少年时谜一样的想法，很有感慨。酒有千品，人有千样。酒也陪伴了我许多年，见识了不同的人情世故。微醺时的状态，人显得本真，也显得温润。从浅酌到豪饮，也会像时令一样变换几回。再一想，人间幸好有酒，才让生活多出滋味，让人生出多意绪。一个“醉”字，也是生命极致。

真正接触兴泰德是因为史料征集，我随政协的工作人员走进了刘各庄。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，因为自己年轻，便觉得世界也还不太老。真正老的是兴泰德和许有泰，已被尘埃掩映。在历史交替中，兴泰德改成了渔阳酒业。蓟州与渔阳在历史上经常互换称谓。《蓟州图经》记载，州城西北有渔山，郡在山南，故曰渔阳。再过去些年，渔阳酒业成了集团公司。从同治年间（1867）诞生的烧锅作坊，如今成了当地的知名企业。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许有泰这个人物，因为爷爷一直挂嘴边，让我觉得纳闷。他于1891年辞世，8年以后爷爷才出生。在漫长而艰苦的人生中，坑坑洼洼的小锡酒壶给了爷爷慰藉。最后一滴酒沉落盅内，他会在桌子上磕两下壶底的边缘，似是要把挂在壁上的琼浆倒出，还会闭起一只眼朝黑洞洞的盅里看，或伸进一只筷子搅一搅。因为生活窘困，他大概从不曾畅饮。每想到这一点，我心里就五味杂陈。他对许有泰抱有敬佩，大概率是因为酒，但也似乎不全是了。

《许氏族谱》中特意记载了兴泰德烧锅，是取了许有泰名字中的“泰”字。他先祖许之诚世居盛京（今沈阳）。清太宗崇德年间被编入汉军正白旗，1644年八旗入关，许氏随正白旗来到京畿。为了安置入关旗人，朝廷下诏可跑马占圈，正白旗圈占了蓟州大片土地。许之诚由内务府辖下的处司派遣，在蓟州为王府管理圈占的土地，作了派充庄头。许氏举家落户在上仓镇刘各庄村。按清代《庄头家谱》谱牒制定的规定，凡充任庄头的人，须世代当差，并无择行职业的自由，只能在王府为奴。

咸丰年间，许家管理的旗地已经归属惠郡王奕详。此时充任庄头的是许之诚第九世孙许有泰，替惠王府管理上仓、下仓及青甸洼、太和洼地区千顷旗地以及盘山小米庄、歇人场一带万亩山场，主要负责土地监管、招佃收租、收粮储物等事宜。除定期定额上缴粮食、果蔬等实物外，还有置换来的金银等款项。青甸、太和两洼十年九涝，每逢秋后，大车小辆送来的尽是红高粱。虽是替人管理土地，许家仍是仓廩充实，库满仓流。入储的高粱年年递增，久存不用则发霉变坏，这可难坏了许有泰。经过考察调研，他决定用高粱酿酒。许有泰购置场设备，雇佣酿酒技师，利用本地红高粱，釀出了生财之道。白酒一经釀出，就广受欢迎。许有泰乘兴给烧锅取了个吉祥的名字“兴泰德”，所出酒叫“兴泰德老酒”。兴泰德烧锅有两个条件得天独厚，一是井水，二是原料。兴泰德院内有一口老井深50米，

水质甘甜。而产自青、太两洼的红高粱秆穗大、籽粒饱满，这不但使得酒的原料充裕而又稳定，也使酒的品质清香纯正，甘润爽口。

蓟州地处京东不足百公里处，是名副其实的帝都门户。用时的观点，属一小时经济圈。蓟州城东有山名曰龙泉，属穿芳峪镇管辖。同治九年（1870），礼部主事蓟州人李江因病辞官，在龙泉山下修建了府邸，取名“龙泉山庄”。李江倡义学、办私塾，辟义田、建义仓，济村中贫户，在一方成为美谈。时任礼部尚书万青藜也来此建了“漓碧山庄”，由此形成了蝴蝶效应，穿芳峪一时名士云集。许有泰与李江同乡之谊，经常到访龙泉山庄。按时下的做法，他带坛老酒上门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

清东陵地处河北遵化，与蓟州交界。蓟州是京城通往东陵的必经之路。皇家年年谒陵，所以辖区内不止一处皇帝行宫。虽建筑荡然无存，但仍可见遗迹遗址之恢弘。去年春天我偶然到访，在乱树丛中捡了块完整的琉璃筒瓦，浮想联翩。皇帝谒陵祭祖完毕，起驾回宫，随行的官员和皇家贵胄常有人在往返途中留下，造访李江。有史料记载的就有工部尚书倭仁、礼部尚书万青藜、李江的同乡好友崇绮和惠郡王奕详等。每逢宴请前往龙泉山庄，许有泰便携带兴泰德老酒恭迎，从而也结识了一众达官显贵，并拜崇绮为师。这为兴泰德老酒进宫埋下了伏笔。

许有泰是个有远见的人。清朝早有捐纳制度。民不仅可以捐官，也可以捐封典，捐虚衔。咸丰年间，朝廷内忧外患，国库亏空。朝廷下令天下商贾捐银补官，但不授实职。许有泰拿出积蓄的钱财，捐银录补刑部候选主事。后又通过倭仁、万青藜、崇绮等人说服，让惠郡王答应用银两换民籍。据说共捐白银数十万，用四挂马车从蓟州运抵惠郡王府，许有泰才解了奴仆身份。于是各得其所，皆大欢喜。许有泰在京城大张旗鼓开酒局，一方面扩大影响，另一方面也为其他实业铺路。办了布店、粮栈、绸布庄和一应与烧酒相关的产业，并在京城前锣鼓巷建了豪宅。

同治十一年，崇绮女儿阿鲁特氏被穆宗载淳册封为皇后。喜宴用的便是兴泰德老酒，启封开坛，香气扑鼻。兴泰德正式走入皇家。崇绮借问安之际给慈禧带去一坛，没想到深得慈禧欢心，让御膳房备着，从此常饮。

如今，民间各类食物器物与皇家有瓜葛的不乏少数。有些为真，有些牵强附会。但改制后的渔阳玉液不同，它起源于兴泰德。自许有泰后，许氏后人一直经营到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，后回归国有。1996年，厂领导专门拜访了在津居住的爱新觉罗·溥佐先生，先生品鉴了兴泰德老酒的换代产品，还能唤起儿时的记忆。欣然题写了“昔日宫廷御酒，今日渔阳玉液”几个字，收藏在博物馆。

那只柜子模样的器具原来称之为酒海，被置放在木轮车上，有着松脂的光泽。它的外层是松木，据说是为免于虫蛀和防腐。内里则是用桑皮纸和鹿血糊起来，共糊9层，免得酒液渗漏。为了搞清楚兴泰德的史料，我特意来到这家酒类博物馆，站在酒海面前，似能闻到芳香的酒气，听得见嘚嘚的马蹄声。这便是当年往皇宫里运酒的器物，眼下成了镇馆之宝。据说当年场面宏大，每次用四套三辆马车装5000斤酒，从蓟州运往京城。到了朝阳门，并车换掉车把式，由宫里来接应的12匹骡子拉一挂大车，浩浩荡荡进宫。那些从乡下来的人和马匹只能眼巴巴地看，从没进过朝阳门里。

知道兴泰德的人已经不多见了。



与萨马兰奇握手

王 方（西班牙）

班牙几年啦？在这里生活习惯吗？接着又问我不会说加泰罗尼亚语，我一一做了回答。由于总领事有言在先不能做任何采访类的提问，我只能恭敬不如从命。那时我的最大希望就是和这位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合影留念。当时在会客室里只有我们俩，我手里拿着的照相机无法像现在的手机那样可以单手戳屏操作，我脑子一时发懵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萨马兰奇先生看出我的困惑，他说，我们不要站着，坐在沙发上，你把照相机放在前面的茶几上就不能拍了吗？于是我们俩坐在沙发上，我快速将照相机调节在自

拍功能，安放在茶几上，接着闪光灯一亮，我和萨马兰奇先生的合影就留在了相机里。我打开一看，其他都好，就是忘了和老人家握手有言在先不能做任何采访类的提问，我只能恭敬不如从命。那时我的最大希望就是和这位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合影留念。当时在会客室里只有我们俩，我手里拿着的照相机无法像现在的手机那样可以单手戳屏操作，我脑子一时发懵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萨马兰奇先生看出我的困惑，他说，我们不要站着，坐在沙发上，你把照相机放在前面的茶几上就不能拍了吗？于是我们俩坐在沙发上，我快速将照相机调节在自

日前在西班牙媒体上看见一则新闻，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先生之子小萨马兰奇对媒体说：“我对中国的热爱无疑来自父亲的影响，多年来我也全力以赴，继续书写萨马兰奇家族与中国的友好篇章。我一定要继承父亲遗志，一家三代和中国紧紧相连。”这让我想起与萨马兰奇先生的一次见面。

那是2007年的深秋，中国驻巴塞罗那总领馆在国庆节夜举办国庆招待会，作为记者的我在开始前一个小时到达总领馆，做一些采访前的准备工作。总领事看见我说，今天萨马兰奇先生也来了，但是他马上就要走，我们已经聊了一会儿，你赶快去和他聊几句。

我进入会客室，只见萨马兰奇先生一个人在会客室里，正全神贯注地欣赏着挂在墙上的大型中国画，他听见有人进门就转过身，我伸出手和他老人家握手，并做了自我介绍。萨马兰奇先生问我，来西